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賁元震

禮記集說卷九十九

宋 衛湜 撰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恐不逮事事逮及也事戎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當施也致右憲左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非武坐言武之事無坐也非武音言武歌在正其軍非貪商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

荒萇弘周大夫

孔氏曰自此至不亦宜乎別録是賔牟賈問章賔牟姓賈名初論他事次及於樂問是孔子對是賔牟賈五問五荅但三荅是二荅非夫發語之端孔子問作武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何也賈荅武樂令舞者久不即出是象武王伐紂憂不得衆心此荅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嘆之其音連延而流液不絶吟思遲遲是貪羨

之貌何也賈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
此荅是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手足即發揚蹈地而
猛厲故云已蚤賈以為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此荅
非下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
人何忽有時而坐以右膝致地左足軒起何也坐跪
也致至也軒起也賈荅此非是武人之坐舞法無坐
也此荅亦非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故知非也孔
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意有貪商之聲淫

貪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此荅是孔子因問貪商之歌何音也賈荅典樂者失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耄遂有貪商諸於也吾子相親之辭

長樂陳氏曰古之善論兵者以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下不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

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為病事之不逮為恐時之不及為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武之樂舞形容當時伐紂之事備者備其物而有所防戒者戒其事而有所飭若夫果得衆

則無所事乎備戒矣惟其病不得衆所以然也咏者永其言歎者難其事淫則浸漬而不已液則流通而不絶凡若此者皆不逮事也發揚言手容之發揮蹈厲言足容之奮厲荒言淫甚以至於荒也

馬氏曰夫武王之伐商雖出於天人之應順而有必克之理然未嘗無戒也傳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又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之意也若恐民之未信則

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恐民之未畏則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之一端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所以示其有勇敢之勢而武之始如此也發揚蹈厲之已蚤非樂其蚤也葢當其可之謂時而君子舉事欲及時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武王之伐紂豈得已哉順乎人應乎天而已矣順乎人應乎天猶且病其不得衆恐其不逮事則此所以終能及時事也

山陰陸氏曰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病不得衆若此之謂也夫以周伐殷其克之必矣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然武王之志猶如此恐諸侯不逮其事蓋慎之至也故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及時事也此正言太公之志如此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憲讀如字憲左謂縣左膝不致地武坐左亦致也據武亂皆坐紂作靡靡之樂所謂及商者此歟對曰有司失其傳後商之遺聲也五字在此當承對曰

脫亂在後去聖益遠其傳之失者有矣而君子知其不然以在我者揆之而已若世傳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五羊之皮干秦穆公孟子皆斷而非之是也此言聞諸萇弘若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則先儒所謂問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是也

慶源輔氏曰賈五荅皆是當從陸氏說見後賔牟賈意當時為知樂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又問之此亦與人為善之一端也病不得衆恐不逮事所謂臨事

而懼也不以在已之已至者而貳之此所謂聖人之心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恐不逮事也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此夫子所以深叩之賈之言如是則其中誠有所見而不可奪者非口授耳傳之徒而已也唯受辭也當作去聲

葉氏曰武之備戒已久武之始也久立於綴武之終也於用武之始而曰病不得其衆者諸侯之既至也用武之終而曰待諸侯之至者諸侯之未至也遲之

遲者動容也又久者久立於綴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鄭氏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

闕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孔氏曰賓牟賈前所荅孔子之問雖為孔子所許賈猶有不曉者故反請問於孔子也免席避席也既聞命謂既為孔子所許也問備戒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為賓牟賈說其將舞之事言作樂所以倣象其成功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揺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

橫渠張氏曰總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而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為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此則是太公之志及時事而動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此象武功成周召以文治也坐者無事於武也　又曰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誦諫之巧也

嚴陵方氏曰免席而徒立所以致敬更端而問故以請言之上遲音穉蓋待也所謂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宜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如下文所言至武之遲久皆其事也居吾語汝者以免席而請故命之居席將以告之樂象成者以其成功形見於樂也總干與祭統所言同曰總固足以該戚且干所以自防戚所以致誅於此又見武王之用武無事於致誅姑自為之防耳發揚蹈厲見乎手足之鼓

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故曰太公之志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太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而已周名之治即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名故繫之以周名而已

馬氏曰遲之遲而又久言其久立於綴久立於綴者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夫武之遲久非特以待諸侯之至而已故孔子自樂之象戎以至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反復以告之也總干而山立所以見其靜也

發揚蹈厲所以見其動也靜者動之主動者靜之役主則宜逸故總干而山立臣則致勞故發揚蹈厲傳曰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則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而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此其意也

山陰陸氏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言君之事如此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言將之事如此武亂皆坐

凡譁亂使坐則定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荅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其溫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

萇弘者與賈之所言合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

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者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

孔氏曰此一經孔子為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成

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經云天子夾振明是尊者故鄭知王與大將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為振鐸者作武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盛

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也振鐸夾舞者而前進象為事之蚤成也末舞前舞者久立於酇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桑熊氏曰前云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而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為一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

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執鐸為祭天時也案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皇氏曰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

衆令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王氏曰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此家語文也

横渠張氏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為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大凡舞者必於其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猶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

也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為左右則總干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而進也駟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如淮夷是也其時須當用兵故言盛威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進夾總干者也久立於綴亦是總干者立於綴也以

待諸侯之至舞中亦必有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冠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必有變服為諸侯而出

延平周氏曰樂以一變為一成紂都在北故武始而北出以象其觀政商郊再成以象克紂三成以象克紂而反四成以象有南國之土五成以象周召之分治六成以象武功之成韶文樂也文為陽故九成武武樂也武為陰故六成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武王

之躬伐伐以車為主兵事不可緩也而貴於速故曰事蚤濟也紂之亡非獨得罪於武王天下之君皆欲亡之此諸侯之所以至凡此皆所以象成也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長樂陳氏曰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庭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為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為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為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為四成自二表至三為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

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為七成自二表至三為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為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葢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家語曰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飭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家語曰以崇其天子

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故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樂記言復綴以崇天子繼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何則武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夾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騵彭彭是也復

亂以飭歸國語所謂布憲施舍謂之羸亂以優柔容民是也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表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則馳走之時也故五十步而已舞之四表蓋不必然禮書又曰孔子語魯太師之樂以翕如為作以繹如為成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為治兵所以尚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為振旅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

以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止則久立於綴兆之位而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於天下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復綴則以象功成而還歸焉也舉武事者既出於天子則成武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夫成之數有多寡以象事序耳夾振之者八佾相夾

而振鐸八佾相夾則合而為四矣故繼言駟伐伐謂以戈伐地也下又言分夾則知此言夾者為合矣振之以鐸所以盛其威之聲伐之以戈所以盛其威之容故曰盛威於中國也夾而聚者所以一其心分而進之所以作其氣作其氣則欲其事之速成耳故曰事早濟也然樂舞之數有曰成有曰變有曰終有曰闋有曰奏何也曰成者言樂至是而成也曰變者言樂至是而變也曰終者言樂至是而終也曰闋者言

樂以是為止也曰奏者言樂以是為進也雖成可復生變可復常終可復始闋可復成奏可有加而無已故數有至於再至於三有至於六有至於九者然武之樂止於六成韶之樂至於九成者蓋二四為六一三五為九則陰數窮於六陽數窮於九武樂陰也故六成韶樂陽也故九成乾爻用九坤爻用六亦以是耳

山陰陸氏曰南言化自北而南則商滅在後今言再

成而商滅在此著商之滅早矣詩曰實始翦商四成而南國是疆若文王之化行乎汝濆之國猶未也至是而後疆焉則南國盡是也詩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如是二公分陜而治可也又如是而已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也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黍離閔周失是矣春秋尊王豈得已哉大武言成不言變愧於雲門等樂六成復綴鄭氏謂每奏一終為

一成然則舞雖坐作進退不同其樂一也以崇天子如是而天子崇矣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一節應在上今在此言如上所謂而後能如此且天下定矣王命周召分陜以主諸侯又命太公主征不庭此周之所以治也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又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也

馬氏曰先儒謂樂六成以尊崇天子之德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

金華應氏曰武樂之始終大槩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早大將之鼓勇也分夾而蚤濟三軍之養勇也戒備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廹諸侯而速進敵以趨天時而以蚤為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為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揺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

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又曰待諸侯之至此武之始事孔子言之於終者以其問至於遲久故以是言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

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鄭氏曰反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禄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
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
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
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
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蒯或為續祝或為
鑄
孔氏曰孔子將欲為賔牟賈論牧野之事畢周道四
達之意故云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以下文云濟河

而西故鄭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未及下車言封之速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投殷之後於宋者武王初封武庚於殷墟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即徙而居宋故鄭註云所徙者微子也及武庚作亂於周公居攝時周公因即微子所封而大之故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微子啟是也周本紀云封神農之後於焦此不云者舉三恪二代也商容容謂禮樂之官漢書儒林傳

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謂之容也然武城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是人姓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弛政謂庶民被紂虐政者去之倍禄庶士禄薄者倍益之車甲不復更用故衅而藏之以血塗物為釁也倒載干戈而還鎬京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封將帥之士為諸侯者以報

共勞賞其功也鍵籥牡也櫜兵鎧之櫜也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櫜也鄭引周禮考工記文

張氏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薊幽州縣也陳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杞汴州雍丘縣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黄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桃林在華山旁

石林葉氏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此商字下脱

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不見古文遂謂反當為及此與下誤言行商容同

橫渠張氏曰牧野之語古樂於旅也語說此樂之義也牧野之語語武也語中之事必是皆有此象不傳者恐失其傳或其繁多難以語言盡也

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書曰釋箕子囚蓋釋箕子而後使之為臣又曰式商容閭蓋式之而

後復其位也漢之將帥亦嘗使為諸侯然卒不若周之無虞者漢之所謂將帥非周之所謂將帥也

長樂陳氏曰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黄帝者豈二帝三王之君皆出於黄帝故邪與商周禘嚳同意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奴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剥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土衆民為哉

慚於繼絶世獲仁人而已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

旌異之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也武城以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為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為後與此異何邪曰昔者廄焚孔子問以傷人為先而馬次之先人後物古之君子皆然夫豈武王偃兵獨先物後賢邪是知武城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為不失其序封二王之後所以戒後世之為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為臣者式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

位言其終釋者以商容為商之禮樂失之遠矣_{樂書}
嚴陵方氏曰牧野葢武功所成之地而武樂所由作
也故謂之牧野之語殷者湯之所遷故後世以為有
天下之號若曰殷邦殷命是也商者契之所封故後
世以為所都之號若曰商邑商郊是也然湯止稱曰
商王書止曰商書頌止曰商頌特不忘本耳又有言
湯居亳紂都朝歌者殷乃亳之地名書言將治亳殷
是也朝歌之城特紂所名耳克殷則克殷之師而勝

之反商則反商之政而復之於所克言殷以見紂師之衆於所反言商以見政之由舊焉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封帝王之後則書所謂崇德象賢修其禮物是也於黄帝堯舜則封於未下車之前夏商則封於既下車之後者蓋以道成於三故存二代之後以明應時損益之迹則修其禮物者止於二代而已二代而上崇德象賢其事為畧故於下車之前封之以示其不可緩也修其禮物其事為詳故於下車之

後封之以示其無敢遽焉崔氏謂黄帝堯舜之後為三恪謂夏商周為三王杜氏釋左傳三恪以為舜與二王後誤矣言黄帝而不及少昊高陽高辛者猶周官之序六樂易之序十三卦皆言黄帝而遽及堯舜也投有棄意實封之而名曰投豈非戒後世而然歟崇先代仁也戒後世義也舜封象於有庳曰放亦此意商容書言式閭則所以禮之此言復位則所以用之互相備焉耳馬則人乘之以致遠故言弗復乘牛

則人服之以引重故言弗復服華山桃林各以其所宜之地而散之也孔氏謂欲使自生自死疑或不然濟河而西則據當時所用事之地也倒載干戈者反其本末而載之於車以示其不復用也然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右秉鉞以示不忘戰則此倒載干戈以示不復用者蓋武之道以止為志以戈為事志者天子之所守示不復用宜矣事者司馬之所行示不忘戰宜矣

山陰陸氏曰投殷之後微子也言投因致其義焉封之者恩也投之者義也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葢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微子去之利而不貞臣道以正為事故武王訪箕子而投微子且投之為言以紂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紂故以戒天下之為君者以微子故以戒天下之為臣者雖曰投之其實封也封之者以殷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殷故以勸天下之為君者以微子故以勸天下之為臣者故曰道並行而

不悖釋箕子之囚使之句使之言用之也言箕子為之使則武王可謂盛德矣行猶視也行商容而復其位則非特式其閭而已經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言威武足以服猛示不復用矣茍或不然雖包制干戈能弗用乎名曰偃兵實造兵之始也

廬陵胡氏曰薊即涿郡薊縣燕國之郡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名公與周同姓陸德明云黄

帝姓姬君奭其後也然則豈黄帝之後封薊者滅絶而更封燕郡乎而皇甫謐以召公為文王庶子記傳無見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當考耳左氏云武王親釋微子縛使復其所此云投於宋者非也案書及周本紀武王封紂子武庚於商墟使其弟管蔡相之至周公居攝時作亂被滅成王命微子啓為宋公代商後則封微子於宋者成王非武王也將帥為諸侯即牧誓千夫長也建櫜藏兵甲也春秋傳垂櫜示

無弓則建櫜非垂矣

慶源輔氏曰先封其遠者以示近者之必封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弛其政所以慰民倍其禄所以勸士武王之得天下所以慰民而勸士如斯而已莫非義也豈若後世之大赦天下不問義理以媚於民哉成而衅之幸其成也衅而藏之幸其不復用也武王之所以息天下之兵者固自有道凡若此者知其有不復用之理也豈若後世之人率

情而為之偃兵為造兵之本者哉將帥為諸侯師之上六是也建而櫜之其為固也甚矣武王之示不復用以其道而知之也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以其迹而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河為南北大勢之限也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河為東西大勢之限也蓋以雍岐而視濮衛則周為西南而商為西北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鄭氏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克商之後修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者東學亦在東郊貍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鄭註大射云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西學在西郊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所歌之詩也王制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

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

鄭言為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也貫革所謂軍射也革

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重為善春秋傳養由

基射穿七札是也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

也裨冕者覲禮云侯氏裨冕鄭云裨之言埤也天子

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埤故鄭註云裨衣衮之屬謂

從衮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祀

乎明堂者是文王之廟也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

於明堂當武王伐紂未有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非正明堂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王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知敬亦還國而耕也

長樂陳氏曰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學天子郊射於右學然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

貫革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夫貍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騶虞見於周南而貍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貍首之詩耶檀弓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貍首之歌邪周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

男之君視公侯伯為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為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裨冕也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為節諸侯郊射以貍首為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則偃武修文之意可見矣鄭康成謂裨衣衮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不亦誤乎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

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大宗伯以賔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不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修臣道焉公田謂之籍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籍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以為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祭義言與此詳畧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同

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藉先於朝覲樂記論武王牧野一時之權宜故以偃武為先修文為後使民知孝為先諸侯知敬為後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軍之出也聚於行伍其入也散於阡陌散軍則軍既入而天下無事矣然又郊射焉慮忘戰

之危故也以樂為節則異乎貫革之射矣故曰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示其將有事於文也説則脱而辭之也裨冕見玉藻解虎賁周官以之名氏焉取其奔赴如虎也故春秋外傳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貍首騶虞者修樂之文以偃武也裨冕搢笏者修禮之文以偃武也夫教亦多術矣此五者特其大者爾故曰大教示民之孝止云明堂之配帝而不云郊祀之配天者以天下初定禮之大者有所未暇故也其

序先散軍郊射與裨冕搢笏以修禮樂之文為急而又以樂之文為首者以樂入人易故也與內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同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繼之以祀明堂孝所以事內臣所以事外故繼之以朝覲君臣之間主敬而已故繼之以耕藉

慶源輔氏曰此武王所以偃兵之梗槩也貫革之射虎賁之劒非強以息之說之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說也民知乎孝則無犯上作亂之

心諸侯知所以為臣知所以敬天則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兵之所以不復用也所以者為自敬天之理也知其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孝獨不言所以孝無所以也子之孝於親夫孰知所以然哉惟有以感發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大學非有異學也大學即在郊之學貍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之而天子諸

侯各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貍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為節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鄭氏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孔氏曰鄭注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

文王世子註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天子食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之食訖親執爵而酳口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舞也此冕當鷩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

横渠張氏曰古者養老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執干羽以就舞位天子身親如此用悅老者所以教天下之孝弟聖人之教人也是故灑埽應對為道之基本也

五更三老更疑為叟三老三人五更五人

長樂陳氏曰禮運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賔之於鄉三鄉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為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為之非古意也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父道事之五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親袒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酳以禮之晃而總干以樂之而已文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袒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爵而酳則省醴可知言冕而總干則發咏可知樂書

嚴陵方氏曰老取其成德更取其能歷事以其成德故數必以三三者數之成也以能歷事故數必以五五者數之備也三老不必三人五更不必五人亦猶

三公四輔之義耳德成而上事成而後此隆殺之別也袒而割牲所以服其勞執醬而饋所以養其陰執爵而酳所以養其陽冕而總干所以侑其食也若是固足以教諸侯之孝矣止曰弟者以未若嚴父配帝之為大故也饋食固不止於醬以食物故執之獻孰食者操醬齊是已以酒漱口曰酳養老止於如此亦徹其禮故也總干武舞也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鄭氏曰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孔氏曰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

延平周氏曰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形容周之始以兵戈克紂而至於祀明堂耕籍田養老更於大學然

後其教大備其道四達則樂舞之遲遲豈過也哉
嚴陵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
上下内外無所不通也惟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
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歴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
象成亦宜夫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
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於
圮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為次商容閭廢於家武王固

已親式其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遽任以事也故使箕子同類之賢者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牛馬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衅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干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為武而今為文將帥俾為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劒則脫之所以潛消其暴戾鷙悍之習貍首騶虞以為節裨冕執笏以為容明堂朝覲耕籍養老所以開導其孝弟敬順

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為而一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為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於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實止戈之武也實修文之武也故武之詩曰勝殷遏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

孔氏曰自此至盛矣名為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此經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云禮樂是治

身之具故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而生矣油潤澤之貌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思利欲則神勞形苦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性情和樂安而不躁久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威其實一也

橫渠張氏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長樂陳氏曰自生則樂至不怒而威此由粗以至精自有而入無也蓋易直子諒之心生可欲者也樂者有諸己者也樂則安者充實者也安則久者有光輝者也久則天者大而化者也天則神化而不可知者也孟子之言主於學故言善言信言美言大言聖此主於樂故言易直子諒言樂言安言久言天然功則歸之於一故皆終之以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孔子

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神則不怒而威者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　又樂書曰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為智也直則内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於事之所遇者能安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久矣易曰可久則賢人之

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賢人之地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知雖隂陽且不能測况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須臾不離道跬步不忘孝造次不違仁夙夜以强學皆以是也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禮樂之不可去身如此故言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也易直子諒之心皆以和為體故致

樂以治之則油然生矣且易直者天之道以樂之始由乎天也子諒者人之道以樂之終感乎人也樂言心之無憂安言身之無危心樂乎內然後身安乎外故樂則安安而無危則固可久故安則久久而不易則其道自然故久則天自然則其用不測故天則神自然者天之道也不測者神之用也自然則莫之或疑矣故不言而信不測則莫之敢犯矣故不怒而威

馬氏曰易以言其平直以言其正子以言其愛諒以

言其信皆人之常性也人之性出於天而成之者樂也樂者樂得其常性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安則外物所不能傾而執德宏信道篤在此無斁在彼無惡險夷一節故安則久久者幾於化而天者以言其化也至於化則廣大有以致而高明有以極矣故久則天至於化而不可知則為神故天則神蓋天有四時春夏秋冬不言而人信之神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以其不可知也凡此者皆樂之所致也故卒之言樂以治心然則始之治心終至於神何也盖樂生於心則其所循者天所循者天則其體也莊故由易直子諒之心而積之終至於神此與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之說類矣

東萊呂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與不仁則禮樂息矣

新安朱氏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

建安眞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無言人自信之以其

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性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至於天且神者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於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査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

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慢易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内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

不可斯須去身也

慶源輔氏曰致禮致樂與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致同致謂我有以致之而彼自至也禮樂雖我之所固有然不有以致之則無以得其用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欲仁斯仁至矣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是所謂禮樂固非玉帛鐘鼓之謂也致樂以治心謂常存和樂以養其心也和樂常存於內則善心油然而生矣易者天之道也直者地之道也子諒人之道也一心

具三才之妙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生樂則安矣安如自得之則居之安仁者安仁之安則越宇宙以同時通今古於一息故悠久悠久不息則天也天則不可測識矣故曰天則神神則天之不可知者也非天之外别有所謂神也因其不言而信則謂之天因其不怒而威則謂之神

禮記集說卷九十九

禮記集說卷一百

宋 衛湜 撰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鄭氏曰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偽生易輕易也

孔氏曰前云致樂此云致禮聖王詳審禮意以治躬

則莊嚴而恭敬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也不能致樂治心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恡詐偽之心入於內矣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

河南程氏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則須和樂正以中心沒事也

長樂陳氏曰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為

本莊敬以嚴威為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為教待威

嚴而後行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

天真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

肅括者也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心反乎

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直言反

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 樂書

山陰陸氏曰是亦威也與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

而威亦異矣夫禮之事如斯而已故致樂以治心終

始兩言之也子曰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心有善者焉

李氏曰不和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於内者也鄙詐慢易入者入自外者也

新安朱氏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説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内則非心而何

慶源輔氏曰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而皆終於威者德成而後有威也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成德之事也述樂之功詳述禮之效畧者非崇樂而簡禮也以治心治躬之不同耳雖然樂生於禮禮成於樂治心所以成其身治躬所以正其心禮樂之用未嘗不相資也鄙謂麤强而不和鄙而後至於詐易而後至於慢由此觀之則所謂致樂者致其和樂而已致禮者致其莊敬而已和樂者人之本心

莊敬者人之正貌鄙詐易慢則感於外而然也故云入自外之内曰入

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鄭氏曰德煇顔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

孔氏曰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内外兼備使德煇動於内而民順於外樂從心起故動於内禮自外生故動於外樂能感人故極益於和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内心和而外色順故民望其顔色而不與爭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煇發動於内而民莫不承奉聽從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張氏曰動謂觸也用禮樂以感動之樂治心故云動內禮檢跡故云動外

延平周氏曰樂動於內所以極和和言其心禮動於外所以極順順言其貌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為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則一而已記者兩言之為更端異故也

曾子言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顔色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内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焉以内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内也曲禮曰執爾顔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是顔色之於容貌為内容貌之於顔色為外故於内和之樂言顔色外順之禮言容貌子張問政孔

子對以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為政豈難哉此孔子將為政於衛所以深悼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為貴是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動於内而彼此之情不乖故其極也和禮動於外而上下之體無逆故其極也順内和則民贍其顔色而弗與爭也外順則望其容貌而民不

生易慢焉顔色則指其面目容貌則兼手足言之瞻近而望遠故也夫瞻其顔色望其容貌已足以使民弗與爭而不生易慢又況於親炙之乎聽亦無非順也以樂有音故特以聽言聽與順皆言下之所以承上者如此錯言錯之於彼以其莫不聽順故曰錯之天下

慶源輔氏曰樂作於外而動於内禮根於内而動於外樂動於内故極其和禮動於外故極其順和以心

言順以迹言而心迹初非二事也内和則外順矣禮

樂果二道哉内和而外順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矣豈敢有易慢之心哉況於與之爭

乎德煇動於内以下此又覆說上意所以内和而外

順而民瞻望之至於如此者蓋德煇動於内而民莫

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也德煇謂樂也

所謂奮至德之光也德煇動於内則必形於外矣理

即禮也理發於外則根於内可知矣舉言舉之自我

始也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而已然果能致禮樂之道於已則舉而錯之天下民莫不順從矣又何難之有哉

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民如此哉蓋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所性之中特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錯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强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為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其義一謂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以和節之禮既減損若不勉强自進則禮道銷衰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

張氏曰威儀繁廣易生厭倦故禮之失在乎損洋洋盈耳不欲休止故樂之失在乎盈失在乎損當自勉强失在於盈當自抑止

河南程氏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長樂陳氏曰禮未嘗不主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

必至於三千則以進為文可知樂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以反為文可知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鍾鼓欲其既戒亦此意銷則鑠於外物不能以自强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文侯之忘倦者有之

嚴陵方氏曰其情減則知退而不知進故宜文之以進其情盈則知出而不知反故宜文之以反報者施

之對施為出而出所以退報為入而入所以進進與報其實一也禮為異故有曰進有曰報樂為同故一曰反而已前言禮報情非禮有報之謂乎又言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非樂有反之謂乎

馬氏曰樂動於内故主其盈禮動於外故主其減此言其體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以至禮之報樂之反此言其用也以體而言之故禮曰減樂曰盈以用而言之故禮曰進樂曰反樂者動

於內者也故其體則主於盈蓋樂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則主於減蓋禮自外作而先王有以強世禮主於減故君子勉而作之而以進為文樂主於盈故君子反而抑之而以反為文以進為文然後能全其禮以反為文然後能全其樂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賔主百拜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怠以成禮

節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所以示其有所和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所以示其有所統治亂則以相
訊疾則以雅其作之則以柷其止之則以敔此皆反
而抑之者也禮減而不進則禮之道幾於息矣故銷
樂盈而不反則樂之道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禮樂
之偏故禮則有報而樂則有反禮有報者必資於樂
也樂有反者必資於禮也故曰禮之用和為貴言禮
之用和為貴則樂之用節為善也故禮得其報則樂

樂得其反則安禮得其報則禮資於樂資於樂則樂
蓋樂者樂也傳曰行而樂之樂也樂得其反則安則
樂資於禮資於禮則安故傳曰有禮則安禮之報樂
之反雖不同而相資之理一也故曰其義一也
李氏曰陽剛以動闢故其道常饒隂柔以静翕故其
道常乏禮隂也常乏之故主乎減樂陽也常饒故主乎
盈然陽而不隂則無以合其施經而不緯則無以成
其誼故隂之陽剛上而文其柔所以為禮之文也陽

之陰柔下而文其剛所以為樂之文也故曰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易於復曰反復其道而於姤曰品物咸章蓋上者陽之所也下者陰之所也陽上進而陰下退所以為復禮主於減樂主於盈者復之道也外者陽之所也内者陰之所也陽内入而陰外出故為姤禮以進為文樂以反為文者姤之道也若夫禮減而不進則入至於藏故銷樂盈而不反則出至於蕩故放銷則不能若消之有存而放

則不能若息之有止也是以君子之體禮也得其報則樂而不憂其體樂也得其反則安而不虞故孔子之言謙以制禮則繼之以復以自知言作樂崇徳則繼之以嚮晦入宴息凡以此也盖一反一報者亦出於理之自然而道之常也故坎者隂也然而含陽離者陽也然而含隂此信道致詘詘道致信一滿一虚以相為終始相為先後者也故曰樂之反禮之報其義一也

新安朱氏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　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慶源輔氏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內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

禮也故曰禮有報往來不已是亦進之意

金華邵氏曰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其減減則便於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之初則主其盈盈則滿其欲禮固主於減矣然必增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者為文樂固主於盈矣然必有以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所謂反也故以反者為文在風之蟋蟀儉必欲其中禮樂必欲其毋荒在雅

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鍾鼓欲其既戒禮有報資於樂樂有反資於禮此禮樂皆得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

孔氏曰自此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樂之為體是人情之所懽樂所不能自抑退也內心懽樂見於聲音

則嗟歎咏歌是也形見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聲音動靜是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不可過於此度也

嚴陵方氏曰聲音生於氣故曰發動靜見於容故曰形發故可聞形故可見

慶源輔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歌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

孔氏曰此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歡樂既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

長樂陳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為詩也情樂於内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為樂也凡此天機之

發而不能自已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前言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故此復言人不能無樂前言樂必形於動静故此復言樂不能無形

慶源輔氏曰形而不為道則鄭衛之樂是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猶淫放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也先王制為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

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息止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凡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謂麤大也或須瘠小廉瘦謂細小也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也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既節之以雅頌

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

長樂陳氏曰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也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論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為雅頌以道

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噍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樂書嚴陵方氏曰先王之恥其亂非苟恥而已必有道以道之制雅之聲道之使正制頌之聲道之使公聲者道之所發文者理之所寓聲足樂者樂其道也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欲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於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

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絲金者樂之音笙磬者樂之器羽宮者樂之聲節奏者樂之文互舉以相備也樂至於此則其教不廢也故以方言之

李氏曰夫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聽矣蓋樂者民之所不能免而無中聲以節文之則民德亂矣故聖人

於豫則曰作樂崇德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也故制雅頌之聲以和之使其聲和故足以樂而不流其文明故足以論而不息則確乎鄭衛不能抜也夫道則無方也當其應物則有方矣

延平周氏曰無放心則無邪氣有邪氣則有放心

慶源輔氏曰先王耻其亂與孟子所謂武王耻之之意同道謂宣道其和樂之意中聲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

味深遠言之不能盡也樂易失之放有放心則邪氣應焉

新安王氏曰雅頌中聲也聲足樂文足論和也曲直歌之曲折繁瘠廉肉聲之隆殺節奏或作或止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

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

孔氏曰此一經覆説聖王立樂之事君臣主敬鄉里主順父子主親人聲雖一而所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或奏作或節止以成其五聲之文合和父子君臣者上文和敬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上文和順是也

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主乎敬族長鄉里主乎順閨門主乎親樂之主乎敬者聽之莫不敬主乎順者聽之莫不順主乎親者聽之莫不親猶道之所在仁者見之之謂仁知者見之之謂知　又樂書曰樂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五聲所以為一者以宮為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為一者以黄鍾為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黄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

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

嚴陵方氏曰樂之為樂則一而聽之者各有所主故

其感皆不同至於所以為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君臣言在宗廟而不及朝廷則以君臣主敬而宗廟尤所宜故也且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在宗廟朝廷之禮固亦同矣族者親之所聚長者衆之所從鄉里與祭義言一命齒于鄉里同族長則指其人鄉里則指其地也特於族長鄉里言長幼則以鄉黨莫如齒故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則知樂亦得一以和也且樂為天地之和天地之和

同出於一氣而已樂之道在乎審其一而後其和可定也樂有自然之節比物則因以為之飾爾合言道和言情離者可使附疏者可使親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制雅頌之聲以道其樂意耳此又言先王作樂之法一者萬物之所不能外也在禮則為節在樂則為和故審一以定和此先王制樂之本意也豈徒悅人之耳目哉

金華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

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所謂惟精惟一也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則文可以合和其至親至嚴之大倫附親其至疏至衆之萬民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

廬陵胡氏曰樂之為樂則一而感各有不同其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先王作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審其用於未發之初純一而不雜故定其情於中節之際和順而不乖近取諸身而審一以定和者樂

之情也逺取諸物而比物以飾節者樂之文也情文俱盡而節奏俱合則樂之本末具矣故內則和父子外則和君臣達則和萬民先王立樂之方同此和而已故曰保合太和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也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聽之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敬也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

教命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今案詩荷戈與祋與鄭氏不同鄭氏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

張氏曰前云先王制之聲音形於動靜故此證其事雅頌是發於聲音執其干戚是形於動靜

長樂陳氏曰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

而靜者宜歌大雅寛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為王政之興頌為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况聽其聲乎蓋内之為志意外之為容貌陳之為行列變之為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

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矣言節奏則文采舉矣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受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不命於天地孰能與此喜怒哀樂未發而

為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發皆中節而為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樂以情性為綱以中和為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咏者中聲使夫聽音不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然樂之道推而上之以觀其妙斯為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觀

其徴斯為中和之紀以樂為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言化同意（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之志意公正則廣私邪則狹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皆所以形於容貌者以其所執所習如彼故容貌所得如此綴兆者舞之營域行者行止有序之謂列者多少有制之謂節奏者樂之終始故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進言樂作而進退言樂闋而退言總而會之也行

列欲止於一故言正進退患其不齊也故言齊天地之命者言道天地之化於萬物使小大長短各有所受之也命既立矣然後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中得天地之沖氣而為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言天下之性情莫不取正於樂以之為常也命也性也情也皆繫於此又豈人情之所能免乎以人情為言者其以動而發於聲尤所不能免故也

馬氏曰天地之所以命於人者中和而已傳曰生者

天地之委和又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則是樂者以中為體以和為用而中和之要蓋不出於此也

延平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幾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雖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慶源輔氏曰此後世之士為此而必惡焉反以為愧也豈知先王制此所以莊其容貌焉故後人之臨善

而不勇者樂之教不行焉故也樂者天地之命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中和於是而總要焉人情之所不能免焉此所以為天地之命也

横渠張氏曰天地之命樂之道也中和之紀樂之制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鄭氏曰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横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非善不喜故天下和之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上經論樂章末兼云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以禮樂結之

長樂陳氏曰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

由陽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禮矣以鈇鉞為禮之器則鍾鼓為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為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為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

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儕焉夫豈為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為貴則兼樂言之有不為盛者乎喜怒得其儕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樂書

嚴陵方氏曰在顯之謂飾喜心生於內則隱矣必播於聲音節奏然後顯其所以喜故曰飾喜怒心生於

内亦隱矣必用於軍旅鈇鉞然後顯其所以怒故曰飾怒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必天下所同喜怒合乎禮則非作惡也必天下所同怒和言天下畏言暴亂者暴亂且畏則天下無所不畏矣此言禮樂則知前所言軍旅鈇鉞者對樂而言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

馬氏曰以樂飾喜而不以為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軍旅鈇鉞飾怒而不以為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

當其類則天下和之怒而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要則在於禮樂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然上言禮樂而此則言樂而繼以軍旅鈇鉞者蓋禮者所以揖讓而軍旅鈇鉞者所以征誅也揖讓征誅皆謂之樂也荀子曰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揖讓征誅其義一也則揖讓征誅皆謂之樂而禮在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和讀去聲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

愛

鄭氏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賤工樂人稱工執猶處也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為哀直已而陳徳各因其徳歌所宜育生也

孔氏曰自此至問樂依別錄是師乙之章凡聲歌各遂人性所宜子贛令師乙觀已之性宜聽何歌也師

乙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寛謂德量寛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其成功德澤弘厚故性之寛柔靜正者宜歌之廣大而靜謂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達而信謂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廣大疏達者宜歌之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則動不越法小雅者小正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正直而靜退廉約而謙恭故宜歌諸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

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温良能斷者宜歌之歌者當直已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理萬物育和謂陰陽順理謂不悖逆育謂羣生得所鄭註商宋詩者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宋是商後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也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陳

德則因性而無所隱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人之歌也與隂陽相為流通物象相為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中庸曰寛裕溫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

敬是寛柔者君子之容德靜正者君子之敬德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大雅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為始論王道以正直為終正直則不倚

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濟之以靜則其正足以有守其直足以有行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寛而靜則寛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温也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說見後

嚴陵方氏曰人之德性不同而歌之為體亦不一故德性之小者不足以歌大大者不可以歌小師乙所以誦其所聞而使之自執焉夫寛者容德也柔者順德也容或失之雜故濟之以静順或失之隨故持之以正此皆德之盛者故宜歌頌廣大者鎮之以静疏達者守之以信此皆政之大者故宜歌大雅恭則不侮儉則不奪然恭而無禮或失之勞儉不中禮或失之陋勞則過乎禮陋則不及乎禮故必好禮以制中

焉此政之小者故宜歌小雅正直而守之以静廉而有分際者於物或有所絶故守之以謙若是則可以動化一國故宜歌風肆直所以為徳慈愛所以為仁温則將至於懦而無立良則將至於寛而無制故又貴乎能斷斷則在已有立在物有制矣故宜歌齊蓋温良所以為仁能斷所以為義也歌出於志之所之非可以致曲也亦直已而已曲則隱直則陳故必以陳言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徳也非陳而何夫

歌不過發乎聲聲不過發乎氣雖千變萬化無非一氣之所為也故通乎天地者一氣之升降爾行乎四時者一氣之往來爾見乎星辰者一氣之成象爾散乎萬物者一氣之成形爾則歌之動已也以致天地之應四時之和星辰之理萬物之育固其宜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疑以脫亂因失先後之序蓋其文宜曰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內愛一字衍大雅蓋文王之三小雅蓋鹿鳴之三頌蓋清廟風蓋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故季札觀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所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

為此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所謂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為此歟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所謂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為此歟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所謂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為此歟

金華邵氏曰人之一身凡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畢備今也直己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

理或有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感之也直已者無所掩覆致直而行之也金華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益深不但學者有所悟解而工師之職亦皆講肄而精通之故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僭亂而繚干師摯之徒皆逃而去之入於河海豈偶然哉

李氏曰歌者樂語也以樂語為之文者必以樂德為之本中和祗庸孝友所謂樂德也夫不過之謂中不亢之謂和祗者敬之見於體庸者有常而能變孝者仁之本友者義之本也夫寛柔者和德也靜正者中德也寛而靜柔而正中正之至也廣大者未足乎寛疏達者未足乎柔信者未足乎正寛大而靜疏達而信中和之次也恭儉而好禮則祗也正直而靜者中而未足乎和也廉而謙者和而未足乎中也肆直能

斷者義也慈愛溫良者仁也肆直而慈愛者本乎義而濟之以仁者也溫良而能斷者本乎仁而濟之以義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故盡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大雅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之大者故有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小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之小者故祗庸者宜歌之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故或有中德而未足乎和或有和德而未足乎中者宜歌之夫人之情其歡

忻悲傷嗟怨皆不能隱於樂非直已歟其文止於禮義其言明於法度其理通乎性命非陳德歟夫發於至誠者於詩為近故大足以動有形之天地幽足以感無迹之鬼神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鄭氏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温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

孔氏曰五帝道備三王徳䘚但遺聲於後代肆直而慈愛温良而能斷者宜聽其歌聲非謂能行其道徳也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以其温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已是有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

長樂陳氏曰五帝之聲不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

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為慈利物以為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樂也者節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豈所宜哉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温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寛温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故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子贛達於政非不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温良能斷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也唯有勇乃能斷事唯有義乃能讓利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遺聲則可以保其義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金華應氏曰奮決明厲者商治之規摹故明乎其音則能有決而不亂舒遲而𤰞緩者齊俗之氣象故明乎其音則見利而遜

延平周氏曰有勇也非歌五帝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有義也非歌三王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是人之於歌也非苟從其所宜而已又將有以成就於己也

李氏曰歌者非徒直己而陳德也又足以脩人之所未足故肆直而慈愛宜歌商而明乎商之音則臨事

而屢斷溫良能斷者宜歌齊而明乎齊之音則見利而能遜此古之人所以成於樂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鄭氏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

孔氏曰此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抗舉也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也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音聲止靜感動

人心如枯槀之木止而不動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於矩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於鉤音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如貫珠言音聲感動令人心想如此

嚴陵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癈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

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

孔氏曰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終始相生至於舞蹈歌者引液其聲使長也說之故言之此又覆說歌

意有可說之事來感已情故言之直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故不覺揚手而舞之舉足以蹈之也

嚴陵方氏曰此先長言而後嗟歎詩則先嗟歎而後永歌者言先嗟歎則以嗟歎而唱之也後嗟歎則嗟歎而和之也彼以詩為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為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為序非其不同意各有所主也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

王世子言周公踐阼同義

山陰陸氏曰日下事也宜在子贛見師乙而問焉之上

金華邵氏曰歌之為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人有所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於長言不足而聲嗟氣歎嗟歎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於此蓋有非歌之所能盡者故終之曰子貢問樂記者亦不能容言於其間猶曰可問而不可言也夫可問

而不可言此豈羽籥干戚鍾鼓管磬之謂乎中庸之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與子貢問樂同意或者以為總結上文問樂之義非也

禮記集説卷一百